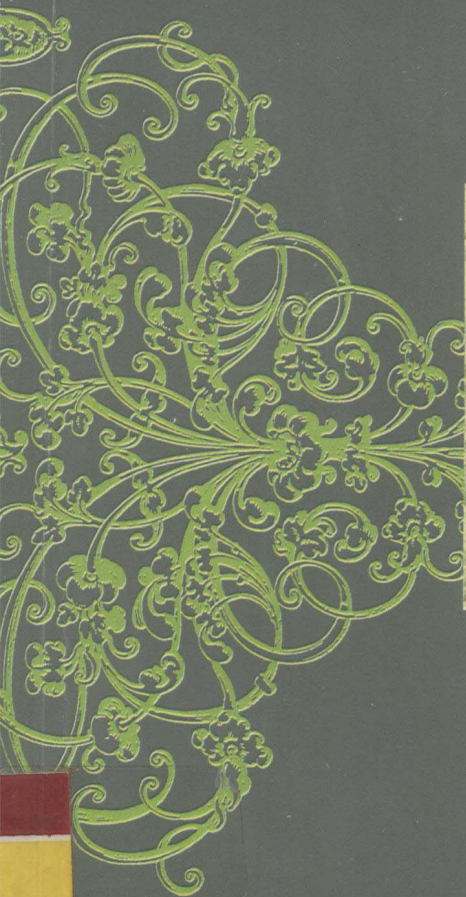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十世纪名家经典

鲁迅作品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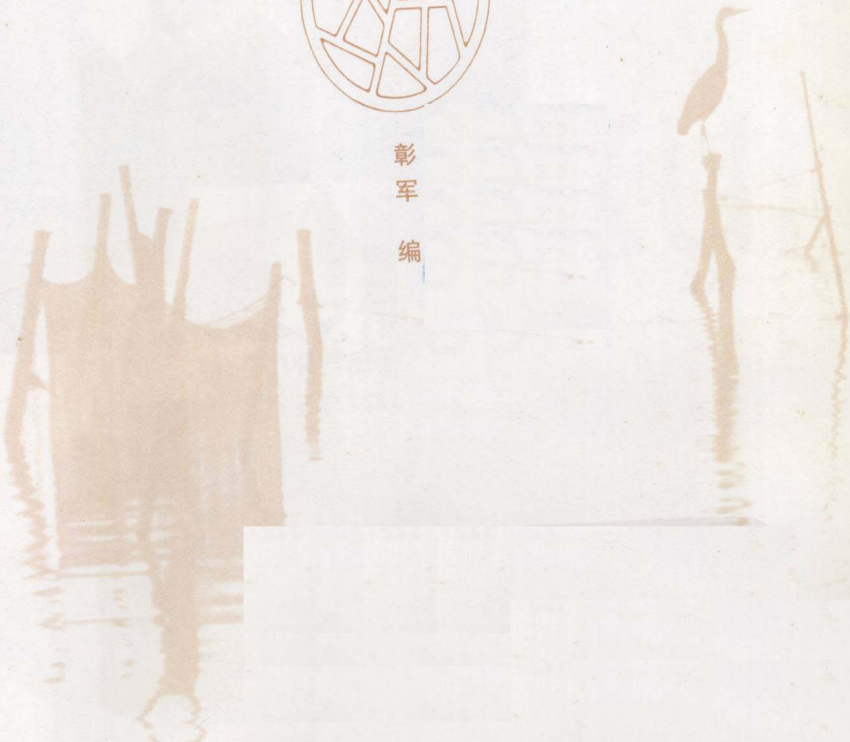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愿将自以为
凄苦的寂寞
传染给那些
正做着好梦的青年

鲁迅
著作

鲁迅作品精选

彰军
编

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鲁迅作品精选

出版发行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 编 8332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

(湖南衡阳市园艺村 9 号 邮编 421008)

开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张 11 字数 276 千字

版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书号 ISBN7 - 5425 - 0559 - 9/I. 221

定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前言

鲁迅，浙江绍兴人。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。1902年赴日本留学，回国后先后在杭州、绍兴等地任教。1918年参加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，开始创作小说，后以杂文为武器，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。1930年，左翼作家联盟成立，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将。

鲁迅一生作品卷帙浩繁，被称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。特别是他的杂文锐利、凝练、博大精深。他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概括为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”和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，的确深刻独到，形象生动。他以杂文为匕首，为投枪，和黑暗的社会斗争了一辈子，是一位无畏的革命战士。

编者

目 录

花边文学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|
| 3 | ■ 未来的光荣 |
| 5 | ■ 女人未必多说谎 |
| 7 | ■ 漫骂 |
| 8 | ■ 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 |
| 10 | ■ 北人与南人 |
| 12 | ■ 《如此广州》读后感 |
| 14 | ■ 过年 |
| 15 | ■ 运命 |
| 17 | ■ 大小骗 |
| 19 | ■ “小童挡驾” |
| 21 | ■ 古人并不纯厚 |
| 23 | ■ 法会和歌剧 |
| 25 | ■ 洋服的没落 |
| 27 | ■ 朋友 |
| 29 | ■ 清明时节 |
| 31 | ■ 小品文的生机 |
| 33 | ■ 刀“式”辩 |

34	■ 化名新法
36	■ 读几本书
38	■ 一思而行
40	■ 推己及人
42	■ 偶感
44	■ 论秦理斋夫人事
46	■ 谁在没落
48	■ 倒提
50	■ 玩具
52	■ 零食
54	■ “此生或彼生”
55	■ 正是时候
57	■ 论重译
59	■ 再论重译
61	■ “彻底”的底子
63	■ 知了世界
65	■ 算账
67	■ 水性
69	■ 看书琐记
71	■ 看书琐记(二)
73	■ 趋时和复古
75	■ 安贫乐道法
77	■ 奇怪
79	■ 奇怪(二)
81	■ 迎神和咬人
83	■ “大雪纷飞”

杂文·回忆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87 | ■ 战士和苍蝇 |
| 88 | ■ 流氓的变迁 |
| 90 | ■ 拿来主义 |
| 93 | ■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|
| 96 | ■ 捣鬼心传 |
| 98 | ■ 革命文学 |
| 100 | ■ 文学和出汗 |
| 102 | ■ “醉眼”中的朦胧 |
| 107 | ■ 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 |
| 123 | ■ 知难行难 |
| 125 | ■ 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任务和运命 |
| 134 | ■ 论“第三种人” |
| 138 | ■ 小品文的危机 |
| 141 | ■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|
| 147 | ■ 死 |
| 152 | ■ “这也是生活”…… |
| 156 | ■ 半夏小集 |
| 160 | ■ 狗·猫·鼠 |
| 167 | ■ 阿长与《山海经》 |
| 172 | ■ 《二十四孝图》 |
| 178 | ■ 五猖会 |
| 182 | ■ 无常 |
| 189 | ■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|
| 193 | ■ 父亲的病 |

198	■ 琐记
204	■ 藤野先生
210	■ 范爱农
217	■ 斯巴达之魂
225	■ 说钅
230	■ “说不出”
231	■ 记“杨树达”君的袭来
237	■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
239	■ “音乐”？
241	■ 我来说“持中”的真相
242	■ 田园思想
246	■ 流言和谎话
248	■ 俄文译本《阿 Q 正传》序及著者自叙传略

杂感书信

255	■ 秋夜
257	■ 影的告别
259	■ 希望
261	■ 雪
263	■ 风筝
266	■ 墓碣文
267	■ 过客
273	■ 这样的战士
275	■ 题辞
277	■ 随便翻翻

281	■ 致许广平
284	■ 致李秉中
285	■ 致杨霁云
287	■ 致杨霁云
289	■ 致萧军、萧红
292	■ 致萧军、萧红
295	■ 致杨霁云
297	■ 致曹靖华
299	■ 致曹靖华
301	■ 致曹靖华
304	■ 致曹靖华
305	■ 致萧军、萧红
307	■ 致萧军
309	■ 致王冶秋
311	■ 致曹靖华
313	■ 致徐懋庸
314	■ 致曹靖华
316	■ 致王冶秋
318	■ 致曹靖华
320	■ 致时玳
322	■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
325	■ 文艺与革命
327	附来信
332	■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
340	■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
341	附来信

花边文学

H
U
A
B
I
A
N
W
E
N
X
U
E

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，但含糊糊糊的
扑灭『漫骂』，却包庇了一切坏种。

未来的光荣

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，一到中国，总惹出一点小乱子。前有萧伯纳，后有德歌派拉；只有伐扬古久列，大家不愿提，或者不能提。

德哥派拉不谈政治，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，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，又挣得“外国文氓”的恶谥，让我们的论客，在这里议论纷纷。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。

鼻子生得平而小，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，那是没有法子的，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，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。侦探片子演厌了，爱情片子烂熟了，战争片子看腻了，滑稽片子无聊了，于是乎有《人猿泰山》，有《兽林怪人》，有《斐洲探险》等等，要野兽和野蛮登场。然而在蛮地中，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。如果我们也还爱看，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，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，“性”之于市侩，是很要紧的。

文学在西欧，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；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，也得找寻些奇特的(grotesque)，色情的(erotic)东西，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，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。然而倘遇呆问，则以笑话了之，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，他也不必知道。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。

但中国人，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，是要和各种所谓“土人”

一同登场的，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——中国，南洋，南美。英，德之类太平常了。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，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，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。

女人未必多说谎

侍桁先生在《谈说谎》里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，那举证的事实，是：“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。”

那并不一定是谎话，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。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，不过却也并无实证，也没有统计。叔本华先生痛骂女人，他死后，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；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，我忘记了他的姓氏，做了一大本书，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，然而他后来自杀了。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。

我想，与其说“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”，不如说“女人被人指为‘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’的时候来得多”，但是，数目的统计自然也没有。

譬如罢，关于杨妃，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，玄宗逍遥事外，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，敢说“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”的有几个。就是姒己，褒姒，也还不是一样的事？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，真是太长远了。

今年是“妇女国货年”，振兴国货，也从妇女始。不久，是就要挨骂的，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，然而一提倡，一责骂，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。

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？二十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”快哉快哉！

漫 骂

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，是说所谓批评家好“漫骂”，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。

这“漫骂”，有人写作“嫚骂”，也有人写作“漫骂”，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涵义。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。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“漫骂”。

假如指着一个人，说道：这是婊子！如果她是良家，那就是漫骂；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，就并不是漫骂，倒是说了真实。诗人没有捐班，富翁只会计较，因为事实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是真话，即使称之为漫骂，诗人也还是捐不来，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。

有钱不能就有文才，比“儿女成行”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。“儿女成行”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，还会养，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。要谈，只不过不识羞。这好像是漫骂，然而并不是。倘说是的，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，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。

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，是冤枉儿童的，其实是漫骂。儿童的行为，出于天性，也因环境而改变，所以孔融会让梨。打起来的，是家庭的影响，便是成人，不也有争家私，夺遗产的吗？孩子学了样了。

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，但含含糊糊的扑灭“漫骂”，却包庇了一切坏种。

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

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“京派”而抑“海派”之言，颇引起了一番议论。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，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，以为作者的籍贯，与作品并无关系，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。

其实，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。所谓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，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，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，故“京派”非皆北平人，“海派”亦非皆上海人。梅兰芳博士，戏中之真正京派也，而其本贯，则为吴下。但是，籍贯之都鄙，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，居处的文陋，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，孟子曰：“居移气，养移体”，此之谓也。北京是明清的帝都，上海乃各国之租界，帝都多官，租界多商，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，没海者近商，近官者在使官得名，近商者在使商获利，而自己也赖以糊口。要而言之，不过“京派”是官的帮闲，“海派”则是商的帮忙而已。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，对外尚能傲然，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，到处难于掩饰，于是忘其所以者，遂据以有清浊之分。而官之鄙商，固亦中国旧习，就更使“海派”在“京派”的眼中跌落了。

而北京学界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，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。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，但当时的战士，却“功成，名遂，身退”者有之，“身稳”者有之，“身升”者更有之，好好的一场恶斗，